

科舉與人生幸福

——明代女詩人鄒賽貞的生平志行與 家族仕宦*

連文萍

東吳大學中文系教授

提 要

本文以女性與科舉的關係切入，選取明代士族女性鄒賽貞的詩文及相關文獻史料，論述其生平志行及家族科名仕宦，藉以一窺女性在科舉社會中的思想與生活風貌。在鄒賽貞的人生中，科舉是幸福之所繫，可以昭示婦德，成就婦言和婦功，尤能傳承家學、光耀家門，有助於盡忠君國，故為終身職志。然而幸福的另一面是不幸，故其詩文亦反映科舉的閨閣之限、長期應考導致的精神消耗與困頓、仕途的飄泊與家庭的分離，以及夫婿子女接連隕歿，功名榮華迅即湮滅的空幻本質。鄒賽貞的才情學養皆佳，文思靈活，能寫出明代士族女性的心聲，記錄科舉家族對功名的營求，呈現出明代科舉世界的多元風貌。

關鍵詞：鄒賽貞 女詩人 《士齋詩集》 科舉 明代

* 本文為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編號 NSC102-2410-H-031-060，並承蒙兩位匿名評審指正，僅此致謝。

科舉與人生幸福

——明代女詩人鄒賽貞的生平志行與 家族仕宦

連文萍

東吳大學中文系教授

一、前言

科舉自古為男性成就功名的重要管道，對於科舉的閨閣之限，多數女性臣服而無聲，唐代魚玄機是少見之例，其知名詩作〈遊崇真觀南樓睹新及第題名處〉謂：「雲峰滿目放春晴，歷歷銀鉤指下生。自恨羅衣掩詩句，舉頭空羨榜中名。」^①傳達許多富於才學女性的心聲，她們受限於制度與性別藩籬，無法參與科舉角逐，在公眾領域成就及第之榮。

在真實世界之外，小說戲曲作者常會透過想像，以才學出眾、變裝現身、考場得意、榮選任官等情節，讓女性贏得金榜之榮。在科舉盛行的明代，尤能招攬讀者，具有搜奇、窺視、讚嘆等傳播成效，也彌補女性「自恨」、「空羨」的缺憾。然而，明代女性的真實生活與小說戲曲的虛構想像終究不同，科舉世界如何容許女性參與？女性有何榮耀或失落的體驗？科舉與女性的人生幸福有何關聯？均值得探討。目前學界多就小說戲曲立論，或由史學角度探討科舉與女性的關

① (明)鍾惺等編：《名媛詩歸·魚玄機》（臺南：莊嚴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明刻本），卷11，頁128。

係，^②對於明代女性是否如魚玄機以詩歌描述科舉感受則缺乏討論，特別是女性詩文屬於自述性文本，相對於傳記、行狀、墓誌等成於他人之手的紀錄，更是心靈情性與生命經驗的展示，因此別具研究意義。

本文即選取出身士族的女詩人鄒寶貞為研究個案，所著《士齋詩集》共三卷，卷一、卷二為詩歌，卷三為行狀、祭文等雜文，記錄自身在女兒、妻子、母親等不同人生階段的志行與經歷，對於親屬業舉過程如備考、應考、中第、落第、仕宦等多有描摹記錄，可見出其對科舉的認知與力行。再對照其家族科名仕宦等文獻史料，以見其對家族科舉事業的付出，以及隨之而來的悲喜榮辱、對生命價值的思索，進而一窺士族女性在科舉盛行的世風中如何持身立命，並見明代科舉世界的多元風貌。

二、當塗縣的科舉家族——鄒謙、鄒魯的科名與仕宦

明代女詩人多出自士族家庭，有聰慧、識字、讀書等類似成長背景，^③婚配對

② 研究明清小說戲曲中女性與科舉關係，有馬珏珥：〈知識、賦權與自由——論明清才子佳人小說中的知識女性〉，《南京大學學報》，2001年第3期（2001年3月），頁126-133；顧歆藝：〈明清俗文學中的女性與科舉〉，《明清文學與性別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34-57；馬珏珥：〈《石點頭》中女性與科舉關係論〉，《明清小說研究》2007年第3期（2007年3月），頁117-122；葉楚炎：《明代科舉與明中期至清初通俗小說研究》（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9年）；胡海義：《科舉文化與明清小說研究》（廣州：暨南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博士論文，2009年）等。討論女性與科舉的關係，有李偉中、王先明：〈科舉家族女性的社會角色〉，《中國社會歷史評論》第7卷（2006年），頁361-372；李佳佳：〈論科舉制度的隱性負功——從女性主義視角探析〉，《漳州師範學院學報》2009年第4期（2009年4月），頁125-127；程海霞：〈女性與科舉〉，《山東女子學報》95期（2011年2月），頁41-43；肖瑤楚：〈科舉與女性散論〉，《科舉學論叢》2015年第1輯（2015年6月），頁51-54等。研究鄒寶貞者，則有呂妍：〈鄒寶貞及其士齋詩集〉，《淮北職業技術學院學報》11卷第6期（2012年12月），頁117-118，但所論甚淺。目前對於女性與科舉、鄒寶貞等研究命題，仍可開展。

③ 明代女性啟蒙誦讀教育之相關論述，有王光宜：《明代女教書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年）；曼素恩著，楊雅婷譯：《蘭閣寶錄——晚明至盛清時的中國婦女》（臺北：左岸文化公司，2005年）；高彥頤著，李志生譯：《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

象亦常選自士族，因此可能熟悉或經歷科舉相關過程，惟文獻紀錄並不詳備，詩文自述文本亦少見。明代中葉有女詩人鄒賽貞，南直隸太平府當塗縣人，能詩擅文，出身科舉家族。曾祖父鄒敏，爲國子生。祖父鄒壽，無科名。父鄒謙（1402-1486），字終吉，號益軒，穎敏篤孝，遊於郡庠，勤讀經史，於景泰元年（1450）中鄉試，赴試禮部，僅中副榜，授職浙江常山訓導。鄒家三代業舉，至鄒謙初有成果，但缺乏足夠的經濟實力支持，當時同中副榜者均以職薄而辭，鄒謙則以父母年老、二兄皆有夙疾而勉強接受，友人皆「領其孝誠而惜其小就」。^④訓導一職雖是食君之祿，然職微俸薄，宦途輾轉，鄒謙無計繼續應考，只能選擇以家學教子，寄望能彌補甲第之憾。

鄒謙育有二子鄒魯（1450-？）、鄒常，二女鄒賽貞、鄒安貞。二子皆令業舉，長子鄒魯，字公輔，入郡庠補博士弟子員，於成化十一年（1475）乙未科登進士，^⑤成就了家族的科舉事業。次子鄒常爲諸生，次女鄒安貞適儲慤，^⑥二人的記錄不多。

鄒賽貞爲鄒謙的長女，少聰慧穎悟，深被疼愛，鄒謙教以《列女傳》諸書，即速解冥契，又能博覽儒典子史，形諸吟詠，和平莊重，見者無不稱奇，以爲無

才女文化》（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郭英德：〈明清女子文學啟蒙教育述論〉，《北京師範大學學報》2007年第4期（2007年4月），頁40-46；陳寶良：〈明代的婦女教育及其轉向〉，《社會科學輯刊》2009年第6期（2009年6月），頁157-161；連文萍：〈婦學與詩才——明代女教書中的詩歌著錄及評述〉，《中正漢學研究》2015年第2期（2015年12月），頁95-128等有所論述，可參考。

④（明）鄒賽貞：《士齋詩集·敕封文林郎廣西道監察御史先父鄒公生前事實狀》（臺南：莊嚴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明嘉靖三年傅希準刻本），卷3，頁115-116。又見（清）江元祚：《續玉臺文苑》（臺南：莊嚴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明崇禎刻本），卷4，頁497，收錄鄒賽貞〈父鄒公行狀〉。

⑤（明）不著編者：《成化十一年進士登科錄·鄒魯》（寧波：寧波出版社，2006年，《明天一閣藏明代科舉錄選刊》影印本），頁61。

⑥（明）鄒賽貞：《士齋詩集·敕封文林郎廣西道監察御史先父鄒公生前事實狀》，卷3，頁116。

愧能言之士，皆以「士齋」稱之。^⑦鄒謙在常山、靈壽等地輾轉為教，與子女分隔兩地，鄒賽貞有〈別父〉詩謂：

瀟瀟疎雨浥輕塵，送別嚴親倍愴神。玉愛情懷千里隔，文明教鐸一番新。

閨門素戒重加誨，祖道榮行又問津。後夜相思知有在，倚樓頻望月如輪。^⑧

詩中藉由唐代王維〈渭城曲〉名句「渭城朝雨浥輕塵」興感，寄寓別緒離情。「文明教鐸一番新」說明其父因教職而遠離骨肉的因由，寄予氣象一新的祝願。頸聯以閨門謹肅寬解父心，以仕宦榮耀為壯行色。末聯則傾訴思念與等待，希冀其父早日歸來。全詩詩語平易莊重，能狀寫孺慕之情，尤刻意表現身為女兒的應世合宜態度，以端正自守回應父親的教誨。

鄒賽貞與手足友愛，其弟鄒魯亦能詩，姊弟多有唱和。鄒魯進士及第，曾官廣西道、江西道之監察御史，^⑨地位尊崇，「主察糾內外百官之官邪」，^⑩家族咸榮。但其後經歷宦海浮沉，以事貶謫寧羌衛經歷，^⑪鄒魯以詩寄姊，鄒賽貞作〈公輔弟謫官出京經濟水不過曹惟投以詩因和韻〉三首回應：

客舟咫尺別愁長，天際無由望遠檣。兄弟孔懷心未鐵，光陰易邁鬢猶霜。

成名豈為添蛇足，守祿還知厭肉梁。奏績有時歸舊物，爐烟錫袖近龍床。

又：

志士從來眼界寬，箇中得失等閒看。浮萍莫嘆隨流水，松柏應知耐歲寒。

⑦ (明)費宏：〈士齋詩集序〉，(明)鄒賽貞：《士齋詩集》，卷前，頁91-92。又見(明)田藝衡：《詩女史·鄒賽貞》(臺南：莊嚴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明刻本)，卷14，頁789。

⑧ (明)鄒賽貞：《士齋詩集·別父》，卷2，頁100。

⑨ (明)劉健等纂：《明孝宗實錄·弘治二年九月戊寅》(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據北平圖書館校印紅格鈔本微捲影印)，卷30，頁676。

⑩ (清)張廷玉等纂：《明史·選舉二》(臺北：鼎文書局，1979年)，卷70，頁475。

⑪ (明)劉健等纂：《明孝宗實錄·弘治四年十一月甲戌》，卷57，頁1093。

直道事人讒貝錦，親情篤我擬斯干。關西故地多豪傑，想亦爭先願識韓。

又：

十載霜威擁豸冠，澄清到處望風寒。爭誇雲夢亟胸次，共羨波瀾下筆端。

關隴行春迴槁木，漢廷擬奏握香蘭。思親莫動懷英念，瞻斷江雲心易酸。¹²

鄒魯原詩今已不存，鄒賽貞面對其弟由監察御史之位高權重，到黯然遭貶出京，心中百般酸楚，送別和韻詩一寫三首，顯見姊弟情深，亦見對其弟宦途升降變化之解讀與勸慰。

第一首由離別、年邁二個角度抒發不得相見的愁緒，再以科場成名、仕宦祿俸尊榮其弟，並勸請寬解得失，日後必能召回重獲倚重。第二首以浮萍、松柏為喻，看待宦海之浮沉，「貝錦」指誣陷他人、羅織罪名的讒言，暗示其弟遭貶的緣由，並以親情暖慰其心。第三首中「豸冠」即獬豸冠，借指御史。獬豸乃傳說中神獸，生有一角，能別曲直、觸邪佞，御史袍服繡有此獸，以示糾察執法之嚴明公正。鄒賽貞以此典故入詩，讚揚其弟監察御史的功業，亦呈現澄清吏治之威望。三首詩力求平和持正，能善用典故，可見其才學迥出一般女性，故能得「士齋」之譽。惟詩中雖言「得失等閒看」，實則對舉業功名孜孜為念，推崇其弟過往政績，也寄望能「近龍床」更上層樓。

考察文獻，鄒魯在江西道監察御史任內，曾於弘治三年（1490）五月，以天下水旱頻仍瘡痍未復，上疏乞免端陽游宴，以弭災異，獲得明孝宗「端陽節祖宗朝有故事，朕當撙節行之」的回應，事蹟載入《明孝宗實錄》，¹³確實如鄒賽貞詩中所謂「漢廷擬奏握香蘭」。惟其是否因此得罪當道，或有「貝錦」之讒，已難考知。但鄒魯的宦聲不佳，甚至有「性貪暴狡悍，遇事風生，無所顧忌。自為御史時，人皆側目」等負評，詳載於《明孝宗實錄》及《明史》，¹⁴此非鄒賽貞所能

¹² （明）鄒賽貞：《士齋詩集·公輔弟謫官……》，卷2，頁107。

¹³ （明）劉健等纂：《明孝宗實錄·弘治三年五月癸丑》，卷38，頁801。

¹⁴ 同前註，〈弘治十四年二月癸巳〉，卷171，頁3109。此處記載：「初監察御史鄒魯坐罪貶寧羌衛經歷，稍遷蕭山知縣，性貪暴狡悍，遇事風生，無所顧忌。自為御史時，人皆側目。在蕭山一切以擊搏為治，大興營繕，多所侵魚，科率數倍常歲，而掊克無已，少弗辦即擊榜之多死

細知細察者，加上已嫁為濮家婦，故詩中對其弟科名與有榮焉，對御史之職寄予澄清吏治的美好祝願與想像，實則受限於閨閣，對實際的政務政情難以詳解。

三、由醫生世家到科舉世家 ——濮琰、濮韶、濮韶的備考與應考

鄒賽貞年近及笄，其父鄒謙當時在靈壽縣任教，心懸其婚配，卻無暇為之擇婿，每以書信委託至交鍾寺正代為細訪良家之子，終覓得同鄉故族門下生濮琰（?-1502）為婿，於天順三年（1463）成婚。¹⁵

在為人妻之後，鄒賽貞的人生別有重心。夫婿濮琰，南直隸太平府當塗縣人，字延芳，號未軒，出身醫生世家。祖父濮觀為良醫，父濮鏞曾任吉藩良醫，¹⁶時人有謂：「醫可濟人，最能種德」，¹⁷鄒賽貞日後有〈杏林春意〉詩謂：「活人名世德堪誇，種杏成林歲歲華」，¹⁸故其家聲頗高。濮琰因資質所近而業舉，「以醫籍領順天鄉薦」，¹⁹岳父鄒謙「留貳館授業」，²⁰在教職與應舉上多有幫襯，鄒賽貞

者，鄉民供役縣中，歲滿多至破家，一縣不勝其毒，然懾其威嚴，無敢言者。」（清）張廷玉等纂：《明史·孝義二·何競》，卷 297，頁 2055。及（清）紀昀等纂：《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三·士齋集》（臺北：藝文印書館，1979 年），頁 3604，亦錄其事，可參看。

¹⁵（明）鄒賽貞：《士齋詩集·敕封文林郎廣西道監察御史先父鄒公生前事實狀》，卷 3，頁 116。

¹⁶（明）費宏：《太保費文憲公摘稿·妻祖吉州府良醫副杏庄濮公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明嘉靖三十四年吳遵之刊本），卷 15，頁 577。

¹⁷（明）袁衷等著：《庭幃雜錄》（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 年，《叢書集成新編》影印《學海類編》本），卷下，頁 179。

¹⁸（明）鄒賽貞：《士齋詩集·杏林春意》，卷 2，頁 103。

¹⁹（清）張海、萬櫛合修：《當塗縣志·選舉》（臺北：當塗縣志重印小組，1980 年，重印清乾隆十五年纂修本），卷 17，頁 369。

²⁰（明）鄒賽貞：《士齋詩集·敕封文林郎廣西道監察御史先父鄒公生前事實狀》，卷 3，頁 116。案：朱熹注《孟子》：「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後世因稱女婿為館甥或貳館。故「貳館」應指女婿。（宋）朱熹集注：《四書集注·孟子·萬章下》（臺北：學海出版社，1982 年），頁 146。

尤與之「合志同心，期大門戶。君志四方，我聊內助」。²¹

鄒賽貞有〈清閨八詠和未軒韻〉描述家居生活，分別為〈讀續交修〉、〈賡酬適趣〉、〈燈下課子〉、〈座隅訓女〉、〈翠屏討史〉、〈朱簾鼓琴〉、〈講餘啜茗〉、〈校文歸話〉，²²可見雖職微事冷、家計清苦，卻未剝奪生活情趣，經書校讀、詩歌唱和、品茗鼓琴仍帶來快意，只是，這不是夫婦的終極幸福，科舉才是「合志同心，期大門戶」的希望所寄。所以鄒賽貞一方面襄助其夫，如〈校文歸話〉謂：「歸來莫說儒官冷，三省人傳道學宗」，另方面鞭策其子，如〈燈下課子〉謂：「少年能致青雲路，贏得人傳誇竈兒」，二詩傳達中舉的價值在於：既是儒官的翻身之道，又是貧兒的青雲之路，因此科舉事業就由夫、子的重責，過渡成為鄒賽貞矢志不移的志業。然而渾渾的功名遲遲未就，不論精神及家計皆有消耗，加上教職煩瑣，如何持續意志、增進實力，是一大挑戰。鄒賽貞伴隨夫婿讀經研理，也藉詩歌積極督勸，如〈用前簾字韻呈未軒〉即謂：

義理精微宜苦究，世情僥倖也堪嫌。笑談莫把工夫廢，堂上嚴親鬢雪添。²³

詩語看似輕鬆笑談，實則貫串著「期大門戶」的意志，此意志上繫「堂上嚴親」，成為世代之望，並以「鬢雪添」連結時間的急迫性，寄語夫婿積極備考。

除了夫婿的功名，鄒賽貞亦身任「嚴親」，督課其子。她育有子女四人，長子濮韶（1464-1502），字和仲，材質穎敏，勤於讀書，外祖鄒謙每以「英物」目之。²⁴長女濮秀蘭（？-1505），日後適費宏（1468-1535）為妻。次子濮經，缺乏記錄。三子濮訥（1478-1500），亦令業舉，惜功名未成而早逝。

濮韶幼時，家中貧困多難，其與父母一同讀書，「日同几案，夜共韓檠。諄諄善教，期爾大成」。²⁵鄒賽貞伴讀之餘，亦親予教導，其教習獨特之處：一在能

²¹ （明）鄒賽貞：《士齋詩集·祭未軒文》，卷3，頁118-119。

²² 同前註，〈清閨八詠和未軒韻〉，卷1，頁97-98。

²³ 同前註，〈用前簾字韻呈未軒〉，卷2，頁101。

²⁴ 同前註，〈敕封文林郎廣西道監察御史先父鄒公生前事實狀〉，卷3，頁116。

²⁵ 同前註，〈祭韶兒文〉，頁119。

以經學教子，《當塗縣志》記錄濮韶的生平，特別著重母教，謂鄒賽貞通經學，濮韶自幼即傳承家學：「母鄒，名賽貞，通經學，能詩文，韶幼承家學，未冠以文名」。²⁶惟鄒賽貞是否有擅長的經書？考察《登科錄》，鄒魯、濮韶皆治《詩經》登第，²⁷可見《詩經》為鄒、濮兩家相沿的家學，很可能即是鄒賽貞教習的重點。西方學者艾爾曼在《經學、政治和宗族——中華帝國晚期常州今文學派研究》曾指出經典、家學、科舉與地方聲望的密切關係：「經典是科舉考試的唯一依據，這樣一來，它們常受到宗族關係構成的家學傳統的重視，并被長期沿用，以擴大宗族的地方利益及在科舉考試中的優勢」。²⁸曼素恩則在《蘭閨寶錄——晚明至盛清時的中國婦女》透過對章學誠（1738-1801）《婦學》的討論，指出女性是家學的守護者與傳播者，透過婚嫁，將家學傳遞給另個父系族裔。²⁹證諸鄒賽貞以經書教子，可見女性以母職兼能授經，成為家學的守護者與傳播者，在科舉盛行的明代已有其例。

鄒賽貞的教習獨特之處，又在於善用詩歌創作之長，用以課讀鞭策。因為照顧子女的起居生活，她的詩常是信手寫就，樸拙如口語，其〈勉子蚤起〉謂：「三時農力務當春，一日工夫斷在寅。困倦若才添此際，終身惟恐不成人。」〈勉子夜眠〉云：「不須鑿壁去偷光，銀燭煌煌午夜長。自愧齏丸無郢母，強吟俚句戒荒唐。」³⁰還有〈戲問〉之詩：「篤志芸窗歲月多，功名消息竟如何。槐花黃矣忙歟否，百尺龍門躍得麼。」³¹可見詩歌是親子溝通的重要方式，「一日工夫」、「午夜長」、「歲月多」諸語，顯示其最在意時間的掌握，要求日夜勤讀以便及早中舉。即使濮韶居於外地讀書，鄒賽貞亦寄詩督勉，其〈寄韶兒〉有謂：

²⁶ （清）張海、萬櫺合修：《當塗縣志·人物·文學·濮韶》，卷20，頁538。

²⁷ 「府學生，治《詩經》。」（明）不著編者：《成化十一年進士登科錄·鄒魯》，頁61；「國子生，治《詩經》。」（明）不著編者：《弘治九年登科錄·濮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9年，《明代登科錄彙編》影印本），頁1874。

²⁸ 艾爾曼著，趙剛譯：《經學、政治和宗族——中華帝國晚期常州今文學派研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頁5。

²⁹ 曼素恩著，楊雅婷譯：《蘭閨寶錄——晚明至盛清時的中國婦女》，頁194。

³⁰ （明）鄒賽貞：〈勉子蚤起〉、〈勉子夜眠〉，《士齋詩集》，卷1，頁95。

³¹ 同前註，〈戲問〉。

軻母三遷足遠謀，養兒惟望至公侯。明開杏苑還充使，久滯荊州莫倚樓。
天若無私時自遇，人能有志願終酬。渾知朝暮門閭意，添入年華兩鬢秋。³²

首聯「軻母三遷足遠謀，養兒惟望至公侯」，不僅是鄒賽貞個人的心志，也傳達明代母教以「孟母」為典範。曼素恩在《蘭閨寶錄——晚明至盛清時的中國婦女》討論孟母為身兼兩種角色的人物，一為物質依靠的提供者，一為促使兒子成為傑出學者的道德典範。³³由鄒賽貞的詩歌觀察，明代科舉世家的母教思想，已將孟母的「遠謀」單一化，集中在培養兒子透過科舉而位至公侯，並將母親的「惟望」，轉化並深植於其子內心，成為其自主意志。是故「願終酬」、「門閭意」二句，傳達出科舉盛行之下的普世意義，中舉成為母教的終極目標，亦是親子共同的生命價值與人生責任。

然而，青雲路遙且難知，濮韶雖「屢入場屋，燁燁文名」，³⁴終未能搏得第一第，故詩中極言壯志必酬，以堅定其心志，復以親情呼喊，強調倚門盼歸、年華不待。若對照前引詩「堂上嚴親鬢雪添」，可見鄒賽貞不論勸夫或勉子，都將門閭之望、甲第之急緊密連結，可謂把傳統「子欲養而親不待」的孝順觀延伸演繹，科舉世家子弟的孝行不只是奉養父母，及時中第才是善盡孝道。

因為鄒魯治《詩經》得第，深諳應考法門，故鄒賽貞曾遣濮韶千里從學於舅父，其〈韶兒從學舅氏，未軒省父南歸，予攜幼子女居京邸，作詩寄之〉詩謂：

長子南遊數月餘，況君別後更躊躇。消容怕覽奩前鏡，遣悶閒看架上書。
侍女斷羹勤和鬻，幼兒拋食厭無魚。清貧固可平生意，忘卻離愁樂自如。³⁵

當時濮家多難，鄒賽貞曾記錄：「嗟惟斯時，父運尙蹇。遭家多難，省祖回鄉。

³² （明）鄒賽貞：《士齋詩集·寄韶兒》，卷2，頁102。

³³ 曼素恩著，楊雅婷譯：《蘭閨寶錄——晚明至盛清時的中國婦女》，頁298。

³⁴ （明）鄒賽貞：《士齋詩集·祭韶兒文》，卷3，頁119。

³⁵ 同前註，〈韶兒從學……〉，卷2，頁101。

數月遷延，祖病于床。祖病甫愈，便欲束裝。殆到南京，毒發背瘡」，³⁶故知遺濮韶從學於舅父，意在得到提點激勵，也因家難頻仍，無法親力課讀，因而運用娘家親族資源以持續督課。此時濮琰回鄉省親探病，不勝奔波勞心，因而毒發背瘡。攜幼兒留居北京、獨自操持的鄒賽貞，身心備受煎熬，在焦慮與困窘之中，以「遣悶閒看架上書」竭力尋求身心的安頓，以「樂自如」使其夫無後顧之憂。

詩中的「幼兒」即濮琰，年方十歲，鄒賽貞即「挾于官邸，切磋琢磨，勤勞教誨。日侍家庭，所親經義。里巷之語、鄭衛之音，皆不令接之於耳」，³⁷其以閨閣承擔父職，肩負振興家族宦業的重責，復因兼擅經書，能以之相夫教子，故督課嚴格，〈勉齋兒〉詩謂：

年少光陰莫自寬，詩書因解滿床攤。肯將燕石懷中寶，惟喜驪珠掌上看。
簞食可知顏子樂，緼袍誰笑仲由寒。書香一派能相繼，贏得時人羨二難。³⁸

詩中勉勵濮琰自我珍視，把握光陰，安貧樂學，以繼承家學為職志，並以孔門弟子相期，欲培養德性與器識。惟濮琰因長期應舉不免懈怠，又因兄長的「燁燁文名」而深有壓力，鄒賽貞為作〈責兒懶學〉詩云：

人言二子並徐卿，涇渭何分濁與清。函下誰看常繼晷，帳中未見夜銷檠。
少承家學青氈舊，老迸流年白髮生。那積贏金為爾遺，祇應留與寸田耕。³⁹

尾聯「那積贏金為爾遺」，乃化用《漢書·韋賢傳》：「遺子黃金滿贏，不如一經」，⁴⁰強調家學傳承的重要。但首聯「二子並徐卿」則頗費解，應是用杜甫〈徐卿二子歌〉的典故：「君不見徐卿二子生絕奇，感應吉夢相追隨。孔子釋氏親抱

³⁶ （明）鄒賽貞：《士齋詩集·祭齋兒文》，卷3，頁117。

³⁷ 同前註。

³⁸ 同前註，〈勉齋兒〉，卷2，頁102。

³⁹ 同前註，〈責兒懶學〉，頁106。

⁴⁰ （漢）班固：《漢書·韋賢傳》（臺北：華正書局，1983年），卷73，頁3107。

送，並是天上麒麟兒」，⁴¹鄒賽貞透過這個典故，告訴濮澍不可枉自菲薄，其與兄長才情相當，都是「麒麟兒」，自應把握光陰苦讀，以待有成。值得注意的是，杜甫〈徐卿二子歌〉結尾詩句：「吾知徐卿百不憂，積善袞袞生公侯。丈夫生兒有如此二雛者，名位豈肯卑微休」，正與鄒賽貞「養兒惟望至公侯」的人生志業相同，可見此詩典故別有深意，在訓子之餘，也暗寓自身對子弟功名的渴求。鄒賽貞教誨濮澍頗花費心力，又作有〈勉澍兒讀書戒酒〉詩：

世澤承清白，兒郎正少年。趨庭誇克肖，窮理貴精研。莫飲下坡酒，宜撐上水船。床頭無物遺，經史是家傳。⁴²

此詩以「下坡酒」定位耽於逸樂與慾求，以「上水船」象徵科名仕宦的積極求取，揭示兩種不同的人生選項，重要的是，「上水船」不只是濮澍的個人選擇，而是搭載著家門的幸福與榮光，因此尾聯訓令「床頭無物遺，經史是家傳」，叮囑讀書是唯一要務，賦予傳承家學、光大家門的重任。

若將鄒賽貞對濮澍的訓誡，對照前引詩歌自言「遣悶閒看架上書」，顯示當世士族女性與男性的讀書動機目的不同，女性無法經由讀書求售，故為「遣悶閒看」，此處的「悶」，足以聯想前引魚玄機詩「自恨羅衣掩詩句」的「恨」，顯示有志難伸的意味。男性讀書則為「窮理精研」，此項人生投資可由自身掌握，且是深具普世價值的青雲之路，故鄒賽貞輔佐夫、子備考諸詩，充滿世俗的功名利祿之想，凸顯主動積極的營求心志，其思路頗為一貫，寫作也多現格套窠臼。

⁴¹ （清）楊倫輯：《杜詩鏡詮·徐卿二子歌》（臺北：華正書局，1981年），卷8，頁367。案：此典故為匿名評審提點，十分感謝。

⁴² （明）鄒賽貞：《士齋詩集·勉澍兒讀書戒酒》，卷2，頁99。又見（明）鍾惺：《名媛詩歸·鄒賽貞》，卷26，頁297。

四、幸福極至——濮琰、費宏、濮韶的登科與仕宦

成化十九年（1483）癸卯科，濮琰終於考中順天鄉試，家族光耀，岳父鄒謙「得滿素願，喜之不勝。復諭孫韶，爾能加勉，下年當出人一頭地也」。⁴³此年費宏也考中江西鄉試，年僅十六歲。

費宏，字子充，號鵝湖，江西廣信府鉛山縣人，曾祖費榮祖、祖父費應麒、父親費璠俱為民籍，以勤儉立家。家族業舉未久，至費應麒方以宦學教子，然成果豐碩，長子費瑄（1435-1498）於成化十一年（1475）乙未科中進士，⁴⁴使晉升仕宦之家，並以治《書》經為家學。費宏排行第二，上有兄費憲，下有族弟費寧、費官、費密、費完、費宇、費窩、費案（1483-1548）等，其中費案日後中正德六年（1511）辛未科進士。⁴⁵

費瑄得第後對家族子弟多有提攜，費宏幼即夙慧，特被鍾愛。成化十九年（1483）費宏中鄉試，將赴會試，費瑄致書謂：「汝脫下第，毋南歸，宜入北監讀書」，其後成化二十年甲辰科果然不利。費瑄告訴費宏，夢見其入國子監，所領班籤乃彭時（1416-1475）的故物，彭時昔日即遊北監而中正統十三年（1448）戊辰科狀元，故為佳兆。費宏深受期勉，就學於北京國子監，益肆力於學，節衣縮食以為購書之資，「蓋自六籍子史莫不旁通，而鉤擷其芳雋為一家言，用是月季試每據首列」，深得國子祭酒丘濬（1418-1495）的器重。⁴⁶

費宏與濮秀蘭的聯姻，是當世科舉家族的常例。濮秀蘭自幼秀外慧中，外祖

⁴³ （明）鄒賽貞：《士齋詩集·敕封文林郎廣西道監察御史先父鄒公生前事實狀》，卷3，頁116。

⁴⁴ （明）費宏：《太保費文憲公摘稿·先伯貴州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參議致仕復庵先生行實》，卷16，頁594。又見（明）不著編者：《成化十一年進士登科錄·費瑄》，頁78。

⁴⁵ （明）不著編者：《正德六年進士登科錄·費案》（寧波：寧波出版社，2006年，《明天一閣藏明代科舉錄選刊》影印本），頁24。

⁴⁶ 以上見江汝璧：〈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贈太保謚文憲費公宏行狀〉，（明）焦竑：《國朝獻徵錄·內閣四》（臺南：莊嚴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萬曆四十四年曼山館刊本），卷15，頁514。

父鄒謙嘗訓誡鄒賽貞須以女功婦道爲教，並善爲擇婿，以賢明爲尚，莫計較貧富。⁴⁷鄒賽貞〈座隅訓女〉詩謂：

秀毓閨門深一隅，好親古典鑒賢愚。中王未許歸凡子，願藉金屏選士夫。⁴⁸

可知其依循父訓，教女讀書，端整閨門，並慎重尋覓優秀士族子弟爲配。據《鵝湖費氏宗譜·文憲公年譜》，二人姻緣訂於成化二十年（1484），當時濮琰、鄒賽貞夫妻卜居北京，聽聞費宏有異才，「索見與語，大奇之，遂許娶以女」。⁴⁹此外，鄒魯與費瑄爲同年進士，也可能與議婚有關。

成化二十一年（1485）春，費宏於北京迎娶濮秀蘭。⁵⁰次年冬天，費宏將赴會試，鄒賽貞有詩〈丙午歲冬蘇子充舉人韻〉二首：

良緣天合自相逢，邂逅聯姻喜動容。譽重鄉評聞誇竈，愛鍾閨秀羨乘龍。
車書渾作胷中玉，天祿還占腹上松。弱息共調琴瑟處，愧無林下謝娘風。
又

簪纓曾是舊家門，射中金屏喜自捫。幸托菲葑諧伉儷，敢期瓜瓞蔭兒孫。
雁鳴旭日成嘉會，臚唱春風沐寵恩。偏勝韋郎須我識，少年聲價溢乾坤。⁵¹

二詩以稱美頌讚爲主軸，強調良緣天定，盛讚女婿功名早發，聯姻人人稱羨，可見對女婿的滿意。第一首詩末聯值得注意，「弱息」指女兒濮秀蘭，慚愧未如晉代「謝娘」謝道韞之才慧，此係爲人母的自謙之詞，也反映鄒賽貞教女著重在婦

⁴⁷ （明）鄒賽貞：《士齋詩集·敕封文林郎廣西道監察御史先父鄒公生前事實狀》，卷3，頁116。

⁴⁸ 同前註，〈清閨八詠和未軒韻·第四詠·座隅訓女〉，卷1，頁97。

⁴⁹ 轉引自費正忠編：《費宏年譜》（北京：線裝書局，2011年），頁76。案：《鵝湖費氏宗譜·文憲公年譜》謂濮琰夫妻係濮韶官翰林時迎養於北京，有誤，《費宏年譜》已有明辨。

⁵⁰ 同前註，引《鵝湖費氏宗譜·文憲公年譜》，頁79。

⁵¹ （明）鄒賽貞：《士齋詩集·丙午歲冬蘇子充舉人韻》，卷2，頁101。

德。⁵²惟濮秀蘭也有「博學工詩」之美稱，⁵³但是否與夫婿唱和，今已難知。倒是鄒賽貞《士齋詩集》有許多與「子充」費宏的唱和詩作，顯已成為女婿的詩伴，費宏亦讚美岳母「舉女德婦功之懿，而發之於華牋綵翰之間」，⁵⁴婦德與詩才相輝映。

費宏不負眾望於成化二十三年（1487）丁未科舉會試第二十一名，更在廷試獲欽點為第一甲第一名，⁵⁵時年二十，為當世最年輕的狀元。鄒賽貞作有〈恩榮八詠蘇子充婿及第韻〉誌喜：

發軔鵬程萬里時，養成經濟獻彤墀。爐香裊裊雲階淨，天日明明曉霧披。
奎壁光芒昭景運，玉金輝曜炫朝儀。萬言奏對重瞳鑒，三百英雄定白眉。
（〈廷試〉）

御筆題名通曉傳，龍頭爭羨正青年。香浮桂籍光重慶，帖報泥金喜倍千。
紫陌韶華從富麗，杏園花柳正芳鮮。六街金鼓喧歸第，耿耿葵心向日邊。
（〈傳制〉）

士際明時治道休，黃金臺上壯遨遊。鴻臚首唱天顏喜，鹵簿前驅寵命優，
鸞鳳新諧花燭宴，門楣爭羨瑞光浮。吾兒亦有垂綸手，願得金鰲一上鉤。
（〈歸第〉）

釋奠橋門率俊髦，馬蹄遵道迅鴻毛。冠裳濟濟風雲會，聖道巍巍日月高。
袖線獨懷龍袞補，薺鹽偏勝肉梁饕。寒窗蚤負凌雲志，十載鸛裘此日拋。
（〈釋褐〉）

聖主恩榮宴相才，彀中英俊總追陪。喜酬司馬簪花志，敬仰神堯祝壽杯。
鐘鼓鏗鏘迎瑞靄，蛟龍變化蛰春雷。長安道上人如簇，爭看新郎御讌回。

⁵² 案：連文萍：〈婦學與詩才：明代女教書中的詩歌著錄及評述〉，論述明代女教對婦德與詩才的施教，可參考。

⁵³ 費正忠編：《費宏年譜》引《鵝湖費氏宗譜·雜志》，頁79。

⁵⁴ （明）費宏〈士齋詩集序〉，（明）鄒賽貞：《士齋詩集》，卷前，頁93。

⁵⁵ （明）不著編者：《成化二十三年進士登科錄·費宏》（寧波：寧波出版社，2006年，《明天一閣藏明代科舉錄選刊》影印本），頁7。

(〈瓊林宴〉)

聖朝待士恩偏渥，渙及龍頭意更崇。銀帶橫腰勝雪皎，錦袍著體映霞紅。
功名自是多榮耀，忠孝懸知善始終。慶會風雲敦異數，千年史冊注精忠。

(〈賜冠服〉)

天德難將寸草酬，惟當忠愛報宸旒。雲龍瑞世圖匡輔，匱玉明時喜獻投。
燁燁箋函微悃著，鏘鏘環珮聖情優。英雄盡是濠梁客，景仰仁皇側席求。

(〈上表〉)

進士登科寵命偏，姓名還許玉人鐫。百年禮樂垂金石，一代文章載筆椽。
阿閣絲綸從此繼，賢關衣鉢自相傳。橋門故事人稀覯，迄立青冥雨露堅。

(〈題名〉) 56

狀元是科名的極至，考察費宏的原作，《太保費文憲公摘稿》僅錄〈及第紀恩〉二首，57全詩則見於《明太保費文憲公詩集》，題作〈登科八詠〉，其下八首詩分別題為〈殿試〉、〈傳臚〉、〈歸第〉、〈錫宴〉、〈賜衣〉、〈謝恩〉、〈釋菜〉、〈題名〉，58均是身歷其境的感受。

鄒賽貞的和韻詩八首，與費宏原作相當，但各詩描摹重點略有不同，〈廷試〉寫出貢士以經世濟民的時務策一較高下，〈傳制〉表達獨佔龍頭喜悅倍增，〈歸第〉盛讚垂綸才力之高，〈釋褐〉申言十載寒窗壯志已就，〈瓊林宴〉描摹賜宴的恩榮，〈賜冠服〉著重聖朝待士之恩，〈上表〉凸顯忠愛意識，〈題名〉側重刊名不朽。進一步檢視《成化二十三年登科錄》所載〈恩榮次第〉：

成化二十三年三月十五日早，諸貢士赴內府殿試，上御奉天殿親賜策問。

56 (明)鄒賽貞：《士齋詩集·恩榮八詠……》，卷2，頁104-105。

57 (明)費宏：《太保費文憲公摘稿·及第紀恩》，卷4，頁310。案：二首為〈登科八詠〉中的〈傳臚〉及〈錫宴〉。

58 (明)費宏：《明太保費文憲公詩集·登科八詠》（北京：國家出版社，2013年，《原國立北平圖書館甲庫善本叢書》影印明嘉靖黃中刻本），卷5，頁1631。

三月十七日早，文武百官朝服侍班，是日錦衣衛設鹵簿于丹陛丹墀內，上御奉天殿，鴻臚寺官傳制唱名，禮部官捧黃榜，鼓樂導引出長安左門外，張掛畢，順天府官用傘蓋儀從送狀元歸第。三月十八日，賜宴於禮部，宴畢，赴鴻臚寺習儀。三月十九日，賜狀元朝服冠帶及進士寶鈔。三月二十日，狀元率諸進士上表謝恩。三月二十一日，狀元率諸進士詣先師孔子廟，行釋菜禮，禮部奏請，命工部於國子監立石題名。⁵⁹

可見費宏廷試中狀元，在此年三月十五日之後，率領眾進士參與一連串密集的榮顯儀式，彌補了科考挫折與勞苦，登上題名不朽的豐碑。而鄒賽貞的八首詩極力經營典雅富麗，內容以恩榮為主軸，皆確實有據，可見其對科舉制度的熟悉，與費宏〈登科八詠〉皆可謂明代狀元及第的實錄。

費宏及第後，獲授翰林院修撰，鄒賽貞的唱和愈勤。其〈和子充修撰英字韻〉：「文江喬木久知名，狀選龍頭率眾英。案牘不煩經霹靂，玉堂風月入懷清。」⁶⁰可見對女婿科第與有榮焉，並對宦途寄予祝福，其「案牘不煩」、「玉堂風月」則描摹翰林院之職的「閒神優志」，⁶¹此乃朝廷以翰林院儲才育才，不任以政事，以待日後之大用。與此詩同時，鄒賽貞還寫有〈依韻示女〉之作：

擇對曾攀閥閥名，綠窗深處舊含英。于歸喜見宜家室，琴瑟常聞在御清。⁶²

此詩用《詩經·桃夭》的典故，彰顯濮秀蘭宜家室，輔佐夫婿舉業有成，從而

⁵⁹ （明）不著編者：《成化二十三年登科錄·恩榮次第》，頁 5-6。案：殿試、傳制、上表、領進士巾服、謁孔、禮部賜宴、題名等過程，可參考（明）李東陽等纂：《大明會典》（揚州：廣陵書社，2007 年，影印本），〈策士〉，卷 51，頁 911-914；〈殿試〉，卷 77，頁 1235-1236。

⁶⁰ （明）鄒賽貞：《士齋詩集·和子充修撰英字韻》，卷 1，頁 96。

⁶¹ （明）施鳳來：《重校訂丁未科翰林館課全編·館閣試草敘》（海南：海南出版社，2000 年，《故宮珍本叢刊》影印明萬曆己酉刊本），頁 2。

⁶² （明）鄒賽貞：《士齋詩集·依韻示女》，卷 1，頁 96。

光耀了自身的生命價值，這是兼具婦德、婦功的幽微意義。而女婿科名對鄒賽貞而言，除了欣喜榮耀，是教女有方的人生完足，亦是自身婦德、婦功的鮮明展示。

然而，就另個現實層面而言，費宏的功名雖讓濮家光彩，卻也令鄒賽貞愈加憂心濮韶兄弟的應舉事業尚未成就。弘治二年（1489）己酉科，濮韶以國子監生應考，終於高中順天鄉試第一，榮登解元。此項科名亦非同小可，不惟聲名遠播，進士亦如勢在必得，但鄒賽貞必須兼顧幼子濮韶長期感受的壓力，所以前引〈責兒懶學〉詩要以「二子並徐卿」寬解其心。

出乎意料的，弘治三年（1490）庚戌科會試禮部，濮韶並未題名，舉家自是失望萬分。弘治六年（1493）癸丑科，濮韶再度重整旗鼓，偕父同試禮闈，鄒賽貞作有〈聞婦有熊羆之兆癸丑春闈父子同入故有期望之意〉詩：

自喜今年好夢頻，應知蘭第產麒麟。祖宗陰鷲來餘慶，父子聲華藹縉紳。
攀桂已均僊府宴。戴花還醉曲江春。泥金得報登科訊，用合嘉猷作諍臣。⁶³

是知夢兆之佳、添孫之喜及父子同考，讓鄒賽貞對此科別有期待，以至難掩欣喜。尾聯將「登科」與「諍臣」連結，一則指出科舉乃為國舉才，父子正為諍臣之才，一則由會試進入廷試，乃國君所主持欽點，而諍臣為君盡忠，無個人私心利害，故藉以呈現「忠愛」意識。此語可見其對父子科名仕宦的期望，雖亦攀桂戴花的俗見，卻也力圖提昇高度，由食君之祿上臻盡忠之思。鄒賽貞的熱切期待，又在〈弘治癸丑立春日諸夫人召宴不赴以詩答之時未軒以儒官六年會試〉有所表露：

羅綺輝煌彩燕飛，群僊勝會獨相違。蓬門不是甘憔悴，萬里鵬程人未歸。⁶⁴

「弘治癸丑」即弘治六年（1493），鄒賽貞所獲的春日邀約，可能與費宏顯貴有關，但詩中以「羅綺」、「彩燕」比諸夫人，以「蓬門」自比，實非自謙之辭，

⁶³ （明）鄒賽貞：《士齋詩集·聞婦有熊羆……》，卷1，頁102。

⁶⁴ 同前註，〈弘治癸丑立春日……〉，頁96。

而是因為家門尚未光耀，「不是甘憔悴」尤表出心志之高，只是憔悴與榮顯不能繫於自己而已。可惜此年父子再度落第，鄒賽貞倍感失落，卻仍強力振作，作為家中的樑柱，重啟備考、應考、赴考的循環。弘治八年（1495）的冬天，會試即將到來，濮韶的應考壓力深重，她寫有〈乙卯歲冬寄韶子會試〉：

常思教子十年前，燈火連宵對簡編。黃嬭乘春何有倦，青奴稱夏未成眠。
高攀僊桂秋香遍，喜動親幃晝景妍。金殿傳臚仍有望，玉音飛下九重天。⁶⁵

詩中回顧過往的課讀歲月，連結當下的秋香與好景，對即將到來的會試寄望殷切。弘治九年（1496）丙辰科，濮韶終於不負眾望，考中會試第八名，⁶⁶隨後通過館試，獲授庶吉士，得入翰林院讀書進學。鄒賽貞迎來久待的幸福，翰林院庶吉士被目為「儲相」，⁶⁷尤與夙願「養兒惟望至公侯」近在咫尺。其〈和子充脩撰韻寄韶子登第〉詩謂：

九載淹淹坐泮庠，幾嗟人事別炎涼。老虔莫謂青氈冷，惟喜看花有二郎。⁶⁸

詩中感嘆功名未就的人事炎涼，欣喜子、婿「二郎」同朝，仕途皆大好，至此鄒賽貞「期大門戶」的志業始謂順成。

此年的樂事，還有濮琰的升官，中秋節時，闔家在北京團圓，綵服冠帶婆娑，眾皆矚目欣羨，可謂幸福的極至。鄒賽貞曾記錄：「丙辰果中甲科，玉堂金馬，子婿聯珂。君陞東萊，京師順過。父子婿女，團樂咸和。洽然內集，綵服婆娑」，⁶⁹又有詩歌〈丙辰歲，在京邸與子女會，適遇中秋，子在翰林，良辰美景，喜集門

⁶⁵ （明）鄒賽貞：《士齋詩集·乙卯歲冬寄韶子會試》，卷2，頁103。

⁶⁶ （明）不著編者：《弘治九年登科錄·濮韶》，頁1874。

⁶⁷ （清）張廷玉等纂：《明史·選舉二》，卷70，頁457。

⁶⁸ （明）鄒賽貞：《士齋詩集·和子充……二首之二》，卷1，頁96。

⁶⁹ 同前註，〈祭朱軒文〉，卷3，頁118。

庭，兒女孫枝，共娛荊布，樂則樂矣，然卷耳之私不無興念，因口占二絕，并邀吾婿女過舍翫月》謂：

九載中秋宦邸過，今年團聚樂偏多。晚涼月上梧桐處，共瀉金樽意若何。

又

銀漢無聲夜氣清，良辰忽感宦遊情。東山遙望人千里，想亦停杯對月明。⁷⁰

鄒賽貞以詩紀實，詩題猶如詩序，記錄中秋月圓、科第功成、兒孫共娛的人生至樂，但仍由「九載」對照「今年」，感嘆聚少離多，「忽感宦遊情」則係因中秋過後，濮琰即赴任中州，故聚短離長，樂中有悲。鄒賽貞有〈丙辰舟次桃源和未軒韻寄子〉謂：

數載參商薄宦羈，團樂未久又分離。客邊寥落逢長至，眼底蕭疎少故知。

冰雪連天迷野曙，烟波無路接淮涯。蓬牕悵望家南北，何日安閒得自怡。⁷¹

鄒賽貞從年輕時別父、別弟，到成家後別夫、別子，對宦途如萍梗，可謂經歷已慣，但在長子功成後，對「宦遊情」感受特別強烈。詩中表達宦途奔波，舉目陌生蕭疎，一家分隔南北，不知何日可以安怡，這種「悵望」的悲感，隱微傳達出追求功名仕宦必須付出的代價，也表露期待闔家團圓的心曲。

五、瞬即逝的榮光

世事難以盡如人意，經歷幸福的極至，鄒賽貞亦迎來接踵的噩運。首先是弘治九年（1496），長外孫因痘夭折，其女濮秀蘭「神傷氣損」，⁷²悲痛成疾。接著

⁷⁰ （明）鄒賽貞：《士齋詩集·丙辰歲……》，卷1，頁96。又見（明）田藝蘅：《詩女史》，卷14，頁790。

⁷¹ （明）鄒賽貞：《士齋詩集·丙辰舟次桃源和未軒韻寄子》，卷2，頁105。

⁷² 同前註，〈祭女文〉，卷3，頁121。

爲幼子濮鵬，其自幼體弱，長成後「心欲向學，力或見疲」，在備考過程中時好時病，鄒賽貞雖藥餌調護，並勉其量力而爲，仍不幸於弘治十三年（1500）亡故，得年二十三。

鄒賽貞痛徹心扉，在其子逝後一年所撰〈祭鵬兒文〉，感嘆生年短暫、科考無成之憾恨，文詞十分感人。文中有兩段陳述值得注意，一爲透過祝禱，指出未亡人應有的作爲：

所悲者爾婦幼嫠，無嗣繼續，爾雖付以節義之言，吾不知其能金石否也。噫！昭昭節義，在丈夫或亦有迷於利欲者，彼蠢然之陰質，寧知節義為何物耶？吾是以切心痛腸，爲爾恨也。兒若有靈，尚當陰淑其心，默勵其志，使古人之風見於吾門，則生死者皆有光矣。⁷³

鄒賽貞的兒媳謝氏是否守節，已難以查考。然其以強烈語句期望兒媳能堅守節義，代夫成就家風與令名，此語隱含著對女性生命價值的認定，顯示在明代重節孝的世風下，⁷⁴其媳喪夫又無子，面臨人生落空，惟一能成就的是以節義來光大家門。於此可看到鄒賽貞「期大門戶」的生平志業，係貫串著所有家族成員，男性繫於科舉功成，女性則在閨門節操。另個值得注意的是，其對佛事的質疑，謹守士大夫家的禮義：

適茲暮年，俗禮則作佛事，云爲兒超度，在士夫家禮，蓋無信然者。母之痛兒，亦欲從俗，而又止乎禮義也。吾兒生前亦能以禮自處，而無信於異端者，今登鬼錄矣，英魂眇眇，不知在天堂耶？在地府耶？抑果有天堂、地府可爲之超度耶？⁷⁵

⁷³ （明）鄒賽貞：《士齋詩集·祭鵬兒文》，卷3，頁118。

⁷⁴ 「皇明重節孝，雖深山窮谷，不乏賢孝貞烈，況名都巨邑乎。」（明）馮汝宗：《女範編·凡例》（未著出版地：未著出版社，1603年，明萬曆三十一年宛陵劉岩刊本），頁5。

⁷⁵ （明）鄒賽貞：《士齋詩集·祭鵬兒文》，卷3，頁118。

鄒賽貞欲作佛事爲兒超度，使往居天堂，此乃出於愛子之心。但其體認士大夫家不信異端，及其子生前以禮自處，故未從俗禮誦經超度，而是堅持「止乎禮義」。這樣的選擇，已超越一般母親的思慮，而是其自幼誦讀儒典子史，以儒學持身自守，不啻「女而士行」的表現。

弘治十五年（1502），濮琰陞官，不幸於赴任半途因病而亡。濮韶時任翰林院編脩，由北京速抵南京奔喪，扶柩歸鄉，然亦生急病。鄒賽貞〈祭未軒文〉有謂「君骸我收，君柩我撫。北都病兒，南奔哀苦」，⁷⁶極言悲情。其日夜照護病兒，但藥餌禱禳俱無效，鄒賽貞記錄濮韶自知不起之情狀：「病劇呼母，勿費虛章。死生有命，乃理之常。且囑後事，嗚咽悲傷。生兒不孝，致疾膏肓。父喪在殯，母老在堂。煢煢幼兒，微母誰將。願母教兒，必繼書香。宮端妹丈，委治父喪。命筆揮緘，雙淚汪洋」，⁷⁷可謂字字血淚。濮韶倏忽殞落，鄒賽貞在祭文中沉痛其子孝親之願、夫婦恩愛之願、兒女之願皆不能得遂，亦強調忠君之願未酬：

學而求仕，吾兒躋高第以食君之祿，而榮及乎親矣，而弗及經綸治道以盡臣子之職，是忠君之願未酬而目不及瞑也。⁷⁸

文中「經綸治道以盡臣子之職」寫出濮韶盡力舉業的目的，鄒賽貞母子連心，痛其抱憾而終。「榮及乎親」則係濮韶於翰林院散館後獲授編脩，他的科名榮耀了父母，濮琰封贈翰林院編脩，鄒賽貞得恩封孺人。⁷⁹只是夫與二子皆亡，功名成爲瞬即逝的榮光，鄒賽貞感嘆：

三人父子，偉偉乎英才，堂堂乎奇瑰，天胡奪之速，而相繼為塵埃耶！橋門

⁷⁶ （明）鄒賽貞：《士齋詩集·祭未軒文》，卷3，頁119。

⁷⁷ 同前註，〈祭韶兒文〉，頁120。

⁷⁸ 同前註。

⁷⁹ （明）費宏：〈妻祖吉府良醫副杏庄濮公贊〉、〈妻祖母王氏孺人贊〉、〈妻父封翰林院編脩未軒先生贊〉、〈妻母士齋老夫人贊〉，《太保費文憲公摘稿》，卷15，頁577。

翰苑，官秩不殊，而儼乎其仙境也，何夢幻迤邐而不得畫錦於鄉閭也。⁸⁰

在數年之間，由至樂到至悲，如此境地，使一生求索的功名，竟如夢幻一般，從而照會出科名榮華迅即湮滅的空幻本質。濮琰父子之喪，鄒賽貞堅強操持，亦賴費宏夫妻協助。弘治十七年（1504），費宏服闋，攜妻繞道太平，為濮韶營喪事，為文以祭，⁸¹並寫有〈為妻兄和仲營葬于金山數過無相寺偶成〉詩，⁸²可見善盡心力。

濮秀蘭心繫其母，連以書信為母籌畫，⁸³不料卻於弘治十八年（1505）病亡，鄒賽貞再遭喪女之痛。其〈祭女文〉追述濮秀蘭在家循規蹈矩、莊重儀容，千里聯姻，「擇對龍頭，荐承恩命，其榮且顯矣」，而能主饋祭祀，孝養公婆，善盡婦道，不料竟中道早卒，因痛陳：「嗚呼痛哉，我喪所天，猶幸有子。子復泯滅，尚倚半子。天胡不仁，酷毒如此」。⁸⁴濮秀蘭卒後，獲封恭人，鄒賽貞有〈二月念一日張家灣發舟憶亡女費恭人〉追念其女，詩中有謂：「蠶鹽澹泊追前烈，金紫光榮屬後生」，⁸⁵顯示其心目中女性的典範性，在於澹泊謹抑的婦德，由夫婿科名仕宦而來的命婦旌表，則成就了「婦功」。相較於先前所寫〈座隅訓女〉、〈依韻示女〉諸作，詩題強調「費恭人」，應有顯揚亡女之意。

費宏的宦途亨通，獲得明武宗倚重，正德二年（1507）遷禮部右侍郎，轉禮部左侍郎，正德五年（1510）進為禮部尚書。鄒賽貞持續關注女婿前程，參與他的榮顯，其〈正德己巳，予與訓孫援例上京，客居甥館，費宗伯賢婿以新正陪祀喜感詩見示，和韻奉答〉詩謂：

蚤榮鹵簿振蜚聲，廿載鳴鑾入禁城。奏握香蘭期漢制，禮陪宗祀竭丹誠。

⁸⁰ （明）鄒賽貞：《士齋詩集·祭未軒文》，卷3，頁118。

⁸¹ 費正忠編：《費宏年譜》引《鵝湖費氏宗譜·文憲公年譜》，頁210。

⁸² （明）費宏：《明太保費文憲公詩集·為妻兄……》，卷1，頁1599。

⁸³ （明）鄒賽貞：《士齋詩集·祭女文》，卷3，頁121。

⁸⁴ 同前註。

載歌天保歸輿晚，惹得爐香滿袖清。幸我遠來重聚首，連朝飲福醉瑤觥。⁸⁵

「正德己巳」是正德四年（1509），鄒賽貞攜孫兒濮訓前往京師，費宏以陪祀喜感詩見示。陪祀本是禮部權責，所以值得喜悅，在於能以朝臣身分參與皇帝的祭祀，猶如晉身權力核心的指標，故費宏賦詩以誌，並特意的展示榮喜。鄒賽貞的和詩，則由費宏廿年仕途之榮，延伸至盡忠之思，此乃其描摹仕宦詩作的一貫思路，末聯則為自己遠來參與而深感幸運。

費宏在岳母攜孫來訪期間，作有勉勵濮訓之詩〈外母士齋濮老夫人攜其孤孫訓援例入太學，蓋將以宦業承先志也。訓茲卒業南雍，予追憶先外父未軒公及亡舅和仲太史，不勝感悼，因為詩勉訓。若不鄙予，懸之書室，朝夕諷誦，當有所感發而興起云〉，詩謂：「大母恩深未易酬，北來南去共孤舟。情鍾令伯依劉氏，誼重安仁憶戴侯。門戶忍教先業墜，齋居常把放心求。從前富貴須勤苦，莫廢書聲慰白頭」。⁸⁷詩中寫出鄒賽貞維持家族宦業的苦心，勉勵濮訓勤學以求富貴功名，並告慰於祖母。

短暫團聚之後，鄒賽貞有詩〈正德戊辰，予以孤孫援例上京，館於宗伯子充官邸，甥孫相聚已三月餘矣。己巳春欲南返，幸遇劉侍御簡命南巡，而夫人輩別處一舟，子充進予曰：侍御與宏有鄉里之好，而亡舅和仲亦其同年，因請付搭，侍御竟容老幼與夫人同舟，是亦良緣也。夫人伍氏乃宦族裔，舉止文物迥出常流，自拜會後，日蒙青盼，時貺茗碗，老態不勝感激，愧無為報，故勉成一律聊致意云〉。⁸⁸此詩詩題甚長，所記錄的送別實況，可見費宏盡半子之責，安排鄒賽貞與濮訓搭乘劉侍御之舟南返。「劉侍御」即劉祥（1469-？），江西吉安府安福縣人，弘治九年（1496）進士，⁸⁹與費宏同鄉，也是濮韶的同年，此關係令鄒賽貞倍

⁸⁵ （明）鄒賽貞：《士齋詩集·二月念一日……》，卷2，頁109。案：此處「念」應即「廿」。

⁸⁶ 同前註，〈正德己巳……〉，頁108。

⁸⁷ （明）費宏：《明太保費文憲公詩集·外母士齋……》，卷6，頁1694。案：此詩「誼重安仁憶戴侯」有註：「戴侯，楊肇、潘岳之婦翁也，肇及子道元公嗣凋殞後，岳有懷舊賦。」

⁸⁸ （明）鄒賽貞：《士齋詩集·正德戊辰……》，卷2，頁109。

⁸⁹ （明）不著編者：《弘治九年登科錄·劉祥》，頁1893。

感欣喜。此外，費宏亦有詩〈二月十三日，外母南歸，私覬是日放朝得出郊一送，不意事與願違，至午始出，用表弟張侍御天益詩，述情謝罪〉，⁹⁰記錄此次的離別，對因公未能送行表達歉意。

此別之後，鄒賽貞與其婿的關係漸淡，只有賀詩的往來。事實上，費宏在妻子濮秀蘭之外，於弘治十二年（1499）納側室李氏，復於正德三年（1508）納側室孫氏。孫氏出自名門，其父為孫需（1448-1524），字孚吉，江西德興人，成化八年（1472）進士，仕至南京吏部尚書，⁹¹費宏嘗謂：「宏為公館甥，受知愛。」，⁹²在公私方面均獲提攜。孫氏於正德四年（1509）生下一女，明武宗推恩賜誥封孫氏為淑人，因此費宏特別為其女取名「淑恩」以誌承恩之榮。⁹³是故鄒賽貞此次上京，正值費宏新納側室有妊之喜，而其女濮秀蘭則亡者已矣，其心中百感交集是可以想見的。

正德九年（1514），費宏因倖臣錢寧（？-1521）陰結寧王朱宸濠（1479-1520）黨，欲籠絡不成而予以構陷，故致仕家居。直至朱宸濠事敗，明世宗即位，費宏重獲起用，勅加少保，入閣輔政，獲賜蟒衣三襲、玉帶一束。⁹⁴鄒賽貞有〈賀子充先生入閣〉：

姓名喜自入金甌，簡命重承拜冕旒。九五年當新宰相，三千行裡舊龍頭。

經邦濟世心常切，顯祖揚親願已酬。伊傅芳名照青史，雍熙行見邁成周。⁹⁵

⁹⁰ （明）費宏：《明太保費文憲公詩集·二月十三日……》，卷6，頁1694。

⁹¹ （清）張廷玉等纂：《明史·孫需》，卷172，頁1236。

⁹² （明）費宏：《太保費文憲公摘稿·南京吏部尚書致仕贈太子太保謚清簡冰檠孫公傳》，卷16，頁588。案：「館甥」指女婿。

⁹³ 同前註，〈亡女江婦墓誌銘〉，頁636。

⁹⁴ 江汝璧：〈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贈太保謚文憲費公宏行狀〉，（明）焦竑：《國朝獻徵錄·內閣四》，卷15，頁517-518。亦可見吳長庚點校：《費宏全集·前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卷前，頁2-10。

⁹⁵ （明）鄒賽貞：《士齋詩集·賀子充先生入閣·二首之一》，卷2，頁110。

詩中多角度恭維費宏的成就，一為位極人臣之榮，一為經世濟民之志，一為顯祖揚親之願，一為治世留名之行，四者皆能遂成，可謂人間難得殊遇。費宏獲賜玉帶，鄒賽貞有〈立春日子充閣老書報恩賜玉帶〉詩：「玉帶生花出帝家，新恩喜報下天涯。春風門巷知多少，昨夜先來上燭花。」⁹⁶又有〈誌喜寄子充閣老先生〉等，⁹⁷詩題多以「子充閣老」稱之，可見對女婿的追捧。而濮秀蘭雖然人生短暫，其婦德婦功仍隨著夫婿勳業一再推高，最後累封至一品夫人，⁹⁸達到明代朝廷恩封命婦的極至。其所生之子費懋賢（1500-？），日後得中嘉靖五年（1526）丙戌科進士，選庶吉士，亦成就了家門之光。對照鄒賽貞「養兒惟望至公侯」的志業，費宏雖為半子，能仕至「新宰相」、「閣老」，可見與有榮焉。

在夫婿及子女皆亡之後，鄒賽貞即使感嘆功名榮華如夢一般空幻，仍強打精神，以栽培孤孫濮訓為責任，其〈清明舟中訓孫索詩有感而作〉：

節屆清明思惘然，童孫聊為索詩篇。故廬喬木當春茂，蓬島僊花近日妍。

繼世願能承父志，賣金不惜買書錢。生兒尚憶充閭日，翅接鸞凰奮九天。⁹⁹

她對濮訓的扶助調教，包括親予課讀，不惜買書錢，也攜孫舟車奔波，走訪親族，希望得到提攜。此外，鄒賽貞又以詩歌對故交舊朋多所致意，如〈何文淵臨江碩士，昔遊京師，從韶兒講學于西清官署，道義相孚，執禮唯謹，及吾兒遇變南奔，復從而之太平，不幸吾兒寢疾弗起，深承顧卹贊襄，其德於忠厚者多矣，茲踏槐戒行，予當拭日青霄以觀天驥騰達，但恨夫、子繼歿，幼孫未立，白首煢煢，莫能酬其萬一，於是強成一律以誌其意，他日孤孫有成後會時，尚祈青眼亦如今日，則老拙豫望有在矣〉。¹⁰⁰何文淵是濮韶的門生，情義甚為深重，由此詩詩題可見

⁹⁶ （明）鄒賽貞：《士齋詩集·立春日……》，卷1，頁98。

⁹⁷ 同前註，〈誌喜……〉，卷2，頁111。

⁹⁸ 江汝璧：〈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贈太保謚文憲費公宏行狀〉，（明）焦竑：《國朝獻徵錄·內閣四》，卷15，頁519。

⁹⁹ （明）鄒賽貞：《士齋詩集·清明舟中……》，卷2，頁109。

¹⁰⁰ 同前註，〈何文淵……〉，頁107。

出，鄒賽貞努力藉由詩歌唱和，維繫舊有的人際關係，以抵禦官場人情的炎涼。故詩中懇切的百般請託，前引對費宏的許多賀詩，也都有類似的作用，意欲他們不忘舊人，能對孤孫有所扶助。

鄒賽貞對家族舉業終身掛懷，〈新春感懷〉描寫晚境「蓬門深掩度朝暉，白髮蕭蕭又見春」，以「尚賴桓君嗣餘慶，芝蘭階下棘成薪」來安身立命。¹⁰¹ 濮韶之女長成新婚，鄒賽貞有詩誌喜，〈孫女新婚，有感其成人之速，兼柬談婿〉謂：

昔我含飴弄掌珍，乘龍今喜見新人。門楣有賴誇冰玉，閨閣相聯重縉紳。

戒敬莫違堂上命，主齋宜潔澗中蘋。相夫磨斧須教利，早上蟾宮伐桂薪。¹⁰²

此詩藉《詩經·采蘋》勉以婦德，末聯勉勵輔佐夫婿早得功名，可謂將自身志業傳遞予孫女，並將科舉功名與婦德婦功緊密連結。對於孫婿，亦為詩殷殷期勉，〈冬日用前韻勉孫婿唐江〉謂：「深閨毓秀擬藏珍，擇對欣看坦腹人」，對濮、唐兩家聯姻多有欣喜，尤叮囑「重闈菽水勝甘旨，中饋蒸嘗薦藻蘋。莫歎寒爐灰似雪，吳剛伐桂即為薪」，¹⁰³ 期以安貧樂道，早日蟾宮伐桂。上述諸詩抒發情志之餘，均以功名為念，雖不免俗氣，卻見明代士族女性投入科舉，既為安身立命之所在，也透過血緣與婚嫁，跨家門、跨世代的複製傳承，從而成為推行科舉的強勢助力。

鄒賽貞之士行與詩名為鄉里所重，嘉靖三年（1524），太平知府傅希準有感於「郡有班姑謝娘，可使之泯沒而無傳耶」，故刊行其《士齋詩集》。此集卷一、卷二收錄詩歌，卷三所收雜文則可能是後來補入，故全書仍以「詩集」為名。當時濮訓已為國子生，特為祖母鈔錄詩稿，投入了心力。費宏雖未能主動刊刻岳母詩集，然其官位名聲顯赫，對鄒賽貞詩歌的傳播仍是深有助益，所撰〈士齋詩集序〉，乃後來受託而寫，對其人其詩有所讚譽：

¹⁰¹ （明）鄒賽貞：《士齋詩集·新春感懷》，卷2，頁107。

¹⁰² 同前註，〈孫女新婚……〉，頁112。

¹⁰³ 同前註，〈冬日……〉，頁112-113。

文采絢爛，若機錦之初剪；意味雋永，若鼎和之既調；而其音韻鏗鏘，又若襟佩之交振。蓋舉女德婦功之懿，而發之於華賤綵翰之間。使其服章逢、廁縉紳，固宜掉鞅文苑，為天下奇男子。而乃深處中閨，美不外見，胸臆之奇，殆有無因而盡吐者。昔歐陽子序謝氏希孟之詩，而歎其不幸為女子，莫能章顯於世，由孺人觀之，豈不信哉！……孺人相未軒公，育材校藝，各稱厥任，所至輒有賢譽。勵和仲以學，始於髫髻，遂以魁士，蜚英詞林。其持身理家，咸中渠則，誠女之有士行者，士齋之稱，蓋不但以其詩也。¹⁰⁴

序中謂鄒賽貞以女德婦功發之於詩，才華甚高，如果取得功名，廁身縉紳之中，必為天下奇男子，可惜她不幸身為女性，美才無法盡顯，胸臆難以盡吐，這不僅是個人際遇，也是歷代才女的共同命運。

濮家科舉事業未能如願延續，嘉靖萬曆時的名士田藝衡選編《詩女史》，選錄鄒賽貞之詩，也記錄其「子、婿鼎貴，榮極一時，未幾盛極而衰，晚景頗落寞耳」，¹⁰⁵可見其晚年係落寞以終。綜觀鄒賽貞的人生，才力學識俱迴出，惟受限於科舉閨閣之限，未有機會成就功名，但如費宏所言，其以「持身理家，咸中渠則，誠女之有士行者」，讓自我人生完足，又以詩歌抒發情志，記錄生平經歷，不惟詩歌入錄詩選，其生平志行亦被寫入《列女傳》，¹⁰⁶成為明代女性能詩辨通、天生俊英的典範。

六、結論

鄒賽貞的生卒年不詳，從《士齋詩集》的記錄中，她至少經歷成化、弘治、

¹⁰⁴ 費宏：〈士齋詩集序〉，（明）鄒賽貞：《士齋詩集》，卷前，頁93-94。案：此序在《太保費文憲公摘稿》，卷14，頁552，題作〈士齋詩集後序〉。

¹⁰⁵ （明）田藝衡：《詩女史》，卷14，〈鄒賽貞〉，頁790。

¹⁰⁶ （明）汪氏：《列女傳·鄒賽貞》（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7年，《列女傳彙編》影印清乾隆四十四年刻本），卷15，頁150-151。案：筆者論文〈婦學與詩才——明代女教書中的詩歌著錄及評述〉，針對汪氏《列女傳》著錄鄒賽貞詩歌有所討論，可參看。

正德、嘉靖諸朝，以世俗的眼光來看，其人生最精彩的顛峰，是「玉堂金馬，子婿聯珂」之時，若由一個士族女性、女詩人或是科舉的角度，則有不同的領會。

以士族女性而言，鄒賽貞自幼讀書識字，熟稔儒典子史，擅長詩文。成家之後，能以經教子，傳遞家學，多方襄贊家族宦業，尤能以儒學持身自守，意欲以士大夫家節義見於世，其職志與行誼超越尋常女子，故有「持身理家，咸中槩則，誠女之有士行者」之譽，¹⁰⁷也寫入當代的《列女傳》。

以女詩人的角度而言，鄒賽貞深富詩才，卻未必見容於傳統社會，故曾自言「筆札非吾職也，是特纂組之彌文、烹飪之餘味耳」。¹⁰⁸然因家族皆業舉出仕，鄒賽貞以詩歌參與並記錄這些過程，得到寫作的正當性，其詩亦非吟風弄月、感春悲秋者可比。此外，子、婿的科名顯貴，為其詩帶來賞譽與傳播的機會，得以成就「婦言」，是其幸運之處。鄒賽貞的才情學養皆佳，文思靈活，在夫、子俱亡後，甚至努力以詩歌唱和來維繫人際關係，意欲對孤孫有所扶助，其情可感。然而，因為念茲在茲者多為功名利祿之想，使得其詩思路頗為一貫，詩作難脫窠臼，仍不免缺憾。

以科舉的角度而言，不論在人生各階段，科舉都與她的幸福攸關。首先，科舉不僅有助於傳播「婦言」，尤帶來彰顯「婦德」、「婦功」的幸福，顯見其生命價值不只在傳宗接代，舉業科名足以展示「婦德」，朝廷旌表可以成就「婦功」；其次，科舉帶來家學傳承、家門光耀的幸福，使其學養與志行得獲證成，可謂不讓鬚眉；其三，科舉帶來立德立功、盡忠君國的幸福，其對家人功業深有期待，間接表出科舉仕宦對公眾與君國的意義，包括由鄒魯授官御史，聯想吏治的澄清，寄望濮琰父子成為國之諍臣，期許費宏竭盡丹誠為君國盡忠。

當然，幸福的另一面是不幸，其詩反映受限於性別，雖有才學抱負，亦無法參與科舉競逐。再者，長期應考備考，精神及家計皆有消耗，其獨力操持，備嘗艱辛，必須善自尋求身心安頓，方可成為家族支柱。即使家人如願出仕，仕途如萍梗，亦須面對飄泊與分離。鄒賽貞的不幸，尤在歡慶得第不久，夫婿子女接連

¹⁰⁷ （明）費宏：〈士齋詩集序〉，（明）鄒賽貞：《士齋詩集》，卷前，頁94。

¹⁰⁸ 同前註，頁92。

隕歿，科名榮光瞬即逝，照映出功名榮華的空幻本質。惟其身不由己，仍勸勉孤孫及孫婿務須以科舉功名求售，要求孫女要輔佐夫婿早得功名，其強烈意志可謂貫穿世代與家門，為家族宦業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由此可見明代科舉世風對士族女性的深刻影響，臣服者多，超越者難，令人不勝感歎。

徵引書目

（一）引用古籍

- （漢）班固：《漢書》（臺北：華正書局，1983年）。
- （宋）朱熹集注：《四書集注》（臺北：學海出版社，1982年）。
- （明）不著編者：《成化十一年進士登科錄》（寧波：寧波出版社，2006年，《明天一閣藏明代科舉錄選刊》影印本）。
- （明）不著編者：《成化二十三年進士登科錄》（寧波：寧波出版社，2006年，《明天一閣藏明代科舉錄選刊》影印本）。
- （明）不著編者：《弘治九年登科錄》（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9年，《明代登科錄彙編》影印本）。
- （明）不著編者：《正德六年進士登科錄》（寧波：寧波出版社，2006年，《明天一閣藏明代科舉錄選刊》影印本）。
- （明）汪氏：《列女傳》（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7年，《列女傳彙編》影印清乾隆四十四年刻本）。
- （明）劉健等纂：《明孝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據北平圖書館校印紅格鈔本微捲影印）。
- （明）李東陽等纂：《大明會典》（揚州：廣陵書社，2007年，影印本）。
- （明）費宏：《太保費文憲公摘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明嘉靖三十四年吳遵之刊本）。
- （明）費宏撰，吳長庚點校：《費宏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 （明）費宏：《明太保費文憲公詩集》（北京：國家出版社，2013年，《原國立北平圖書館甲庫善本叢書》影印明嘉靖黃中刻本）。
- （明）鄒賽貞：《士齋詩集》（臺南：莊嚴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四庫全書

存目叢書》影印明嘉靖三年傅希準刻本）。

（明）田藝衡：《詩女史》（臺南：莊嚴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明刻本）。

（明）焦竑：《國朝獻徵錄》（臺南：莊嚴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萬曆四十四年曼山館刊本）。

（明）施鳳來：《重校訂丁未科翰林館課全編》（海南：海南出版社，2000年，《故宮珍本叢刊》影印明萬曆己酉刊本）。

（明）鍾惺等編：《名媛詩歸》（臺南：莊嚴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明刻本）。

（明）馮汝宗：《女範編》（未著出版地：未著出版社，1603年，明萬曆三十一年宛陵劉岩刊本）。

（明）袁衷等著：《庭幃雜錄》（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叢書集成新編》影印《學海類編》本）。

（清）江元祚：《續玉臺文苑》（臺南：莊嚴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明崇禎刻本）。

（清）張廷玉等纂：《明史》（臺北：鼎文書局，1979年）。

（清）紀昀等纂：《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藝文印書館，1979年）。

（清）楊倫輯：《杜詩鏡詮》（臺北：華正書局，1981年）。

（清）張海、萬櫺合修：《當塗縣志》（臺北：當塗縣志重印小組，1980年，重印清乾隆十五年纂修本）。

（二）引用現代出版專書

艾爾曼著，趙剛譯：《經學、政治和宗族——中華帝國晚期常州今文學派研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

高彥頤著，李志生譯：《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

曼素恩著，楊雅婷譯：《蘭閨寶錄——晚明至盛清時的中國婦女》（臺北：左岸文化出版公司，2005年）。

葉楚炎：《明代科舉與明中期至清初通俗小說研究》（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

2009 年)。

費正忠編：《費宏年譜》（北京：線裝書局，2011 年）。

（三）引用論文

1. 期刊論文

呂妍：〈鄒賓貞及其士齋詩集〉，《淮北職業技術學院學報》11 卷第 6 期（2012 年 12 月），頁 117-118。

李佳佳：〈論科舉制度的隱性負功——從女性主義視角探析〉，《漳州師範學院學報》2009 年第 4 期（2009 年 4 月），頁 125-127。

李偉中、王先明：〈科舉家族女性的社會角色〉，《中國社會歷史評論》第 7 卷（2006 年），頁 361-372。

肖瑤楚：〈科舉與女性散論〉，《科舉學論叢》2015 年第 1 輯（2015 年 6 月），頁 51-54。

馬珏珏：〈知識、賦權與自由——論明清才子佳人小說中的知識女性〉，《南京大學學報》，2001 年第 3 期（2001 年 3 月），頁 126-133。

馬珏珏：〈《石點頭》中女性與科舉關係論〉，《明清小說研究》2007 年第 3 期（2007 年 3 月），頁 117-122。

連文萍：〈婦學與詩才——明代女教書中的詩歌著錄及評述〉，《中正漢學研究》2015 年第 2 期（2015 年 12 月），頁 95-128。

郭英德：〈明清女子文學啓蒙教育述論〉，《北京師範大學學報》2007 年第 4 期（2007 年 4 月），頁 40-46。

陳寶良：〈明代的婦女教育及其轉向〉，《社會科學輯刊》2009 年第 6 期（2009 年 6 月），頁 157-161。

程海霞：〈女性與科舉〉，《山東女子學報》95 期（2011 年 2 月），頁 41-43。

2. 論文集論文

顧歆藝：〈明清俗文學中的女性與科舉〉，《明清文學與性別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 年），頁 34-57。

3. 學位論文

王光宜：《明代女教書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

年)。

胡海義：《科舉文化與明清小說研究》（廣州：暨南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博士論文，2009 年）。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and the Well-Being of Life

——Ming dynasty female poet Zou SaiZhen's Aspiration and her family official career

Lien, Wen-Pi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Soochow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men and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as a pointcut, selects the poems and related documentary sources of the Ming dynasty official female Zou SaiZhen, to discuss her aspiration and her family official career, and gives a glimpse into the female thoughts and life style at that time. In the life of Zou SaiZhe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is the department of her well-being which can declare her virtues, accomplish her words and works, and also can inherit and glorify her family name. Thus, achievement i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is her lifelong commitment. However, the other side of the well-being is misfortune, thus, her poems also reflect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limits to the female. The long-term examination results her in economic and spiritual difficulties, the drifting of her political career, the separation of her family, her children and husband meteorite died, fame glory quickly annihilate visionary essence. Zou SaiZhen is well educated and has skillful talents for writing. Her poetry is creative and can express the heart voice of the Ming dynasty official women. She records her family pursuing fame through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Also, her poems present the diversity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of the Ming dynasty.

Keywords: Zou SaiZhen, Female poet, “*Poetry of Shi Zhai*”,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Ming dynasty